

分类号_____

论文选题类型_____

U D C _____

编号_____

華中師範大學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题 目 历史构想与传统乡土诗歌的超越
——以江非诗歌写作为中心

学 院 文 学 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辅修）

年 级 2015级

学生姓名 吴 麟

学 号 0121511370821

指导教师 魏 天 无

二〇一九 年 四 月

华中师范大学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成果作品。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障、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有关学位论文管理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省级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评选机构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1、保密 ☐ ，在_____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2、不保密 ☐ 。

（请在以上相应方框内打“√”）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目 录

内容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 words.....	2
绪论.....	2
一、 历史构想：乡土诗歌写作新视角	3
（一）生存处境与历史语境的互应	4
（二）对历史的抒写与重新命名	5
二、 江非诗歌：历史构想形态与分析	7
（一）平民身份与真实“在场”的歌唱	7
（二）物质与精神时代迁移下的反审	8
（三）历史与未知、历时与共时的辩证	10
三、 价值超越：平民视角、艺术想象与哲学渗透	12
（一）将文人视角转换为平民视角	12
（二）将变迁的主题以历史想象的形式呈现	13
（三）将田园牧歌引申至“自然、历史、灵魂”	14
结语.....	16
参考文献.....	17
致谢.....	18

内容摘要：本文以江非诗歌写作为中心，展开对于历史构想与中国传统乡土诗歌的一系列讨论。首先，通过阐释陈超提出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这一诗歌写作理念，将这种历史构想划分为两个视角：一是个人处境与历史语境的互应，二是对历史的抒写与重新命名。其次，从这两个视角出发，分析江非乡土诗歌中三种不同的历史构想的形态，即“平民身份与真实‘在场’的歌唱”、“物质与精神时代迁移下的反审”、“历史与未知、历时与共时的辩证”。最后，从平民视角、艺术想象力与哲学渗透性等方面，论述江非诗歌与中国传统乡土诗歌的区别及其超越意义，具体表现在：将文学视角转换为平民视角，将变迁的主题以历史想象的形式呈现，以及将田园牧歌引申至“自然、历史、灵魂”。

关键词：当代诗歌 江非 历史构想 乡土诗歌 超越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Jiang Fei's poetry as the center and develops a series of discussions on historical conceptio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local poetry. First of all,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personalize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wo perspectives of this conception are uncovered: one is the interaction of personal situation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other is the expression and renaming of history. Secondly, from these two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ree forms of historical conceptions in Jiang Fei's local poetry, namely, "the singing of the civilian identity and the real presence", "the meditation under the migration of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times", "the dialectic of history and unknown,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Finally, from the civilian perspective, artistic imagination and philosophical permeability, the differences and transcendence between Jiang Fei's poetr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local poetry are discussed.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are transforming the literary perspective into a civilian perspective, displaying the theme of change in the form of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extending the idyllic pastoral songs to nature, history and soul.

Key words: Contemporary poet, Jiang Fei, historical conception, local poetry, transcendence

绪 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线性、进步论为思想基础的诗歌批评与研究方式,在面对纷繁驳杂的当代诗歌形态时逐渐失去解释能力^①。而与此同时,“诗歌地理学”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事实上,诗歌创作总要基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而在深度融合了地域文化与个人经验之后,诗人将建立起相应的性格特征与审美视野,典型的如平墩湖之于江非、云南昭通之于雷平阳、大沽河之于徐俊国等。尽管他们的诗歌文本依然由大量的“乡土元素”来构筑,但究其本质却与传统的乡土诗歌貌合神离。

在这些特殊的乡土诗人之中,一位来自山东临沂小村庄的“70后”诗人江非显得格外瞩目。他曾参加青春诗会、全国青创会,获北京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诗刊》年度诗人奖、海子诗歌奖等多项诗歌奖,出版有《一只蚂蚁上路了》、《白云铭》、《独角戏》、《纪念册》、《那》等多部诗歌集,并在2004年成为首都师范大学首届驻校诗人。江非首次进入公众视野,主要得益于其诗歌中的“平墩湖”叙事,但乡村也只是其诗歌写作的出发点,而非目的地。除开乡土的表象,江非诗歌真正的闪光之处,则是诚如霍俊明所言的“真切的个体命运”、“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对历史和当下复杂情景的介入甚至是担当能力”^②。

与此同时,“乡土元素”与“历史想象”这两个关键词也正不断被诗歌批评家们提炼出来^③,而江非对这两个问题彻底的探索使其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据此,研究江非对于“历史”的抒写方式,对诗歌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对考察时代乡土诗歌写作理念及评价其诗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从2004年江非获诗刊社“华文青年诗人奖”起,关于江非诗歌的研究便陆续展开了。2009年,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了江非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主要就“经历”、“故乡”以及“父亲”这三个方面对江非诗歌进行研究^④,引发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如霍俊明的《在黑夜翻越高过腰身的围栏——论江非》、李之平的《弹唱与反审——江非诗歌漫谈》、冯雷的《作为“小诗人”的江非》等等。

^① 张清华:《当代诗歌中的地方美学与地域意识形态——从文化地理视角的观察》,《文艺研究》2010年第10期。

^② 霍俊明:《延宕和悖论中“想象的花园”——江非〈割草机的用途〉解析》,《名作欣赏》2011年第27期。

^③ 师力斌:《新诗的大众化与历史想象力——新世纪诗歌印象》,《新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④ 岳鹏:《江非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其中，霍俊明主要围绕江非诗歌的“中年情绪”、“诗学文化与乡愁”、“历史想象力”等方面展开论述^①，在诗歌写作与思想境界上给予了江非高度的评价；李之平就江非的“自然主义”、“爱与死亡”、“反审精神”等方面作重点谈论^②，但由于其只是对诗歌表象进行描述，故而缺乏必要的理论深度；冯雷论述了江非作为“70后”地标诗人的原因，以及重点分析了其以平墩湖为载体的诗歌写作^③，但却未对其乡土性和历史性做深入的评述。

纵观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单一作品与单独意象之间的分析，尽管有些论述也或多或少涉及“乡土元素”与“历史想象”，但却并未将两者协同考虑。本文将以此为研究重心，并将分为三个层次逐步展开论述：首先，对当代乡土诗歌写作的新视角——历史构想，结合陈超的“历史想象力”进行系统的阐述；其次，以江非诗歌写作为中心，采用细读文本的方法，展现江非诗歌历史构想的艺术形态；最后，论述江非这些充满“历史构想”的诗歌作品与中国传统的乡土诗歌的区别和进步意义。

^① 霍俊明：《在黑夜翻越高过腰身的围栏——论江非》，《诗探索》2010年第3期。

^② 李之平：《弹唱与反审——江非诗歌漫谈》，《山花》2012年第18期。

^③ 冯雷：《作为“小诗人”的江非》，《新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一、历史构想：乡土诗歌写作新视角

新世纪以来，中国先锋诗歌的创造力形态出现了包括价值观念、诠释模式、措辞特性等一系列转变，陈超藉此提出了诗歌的“历史想象力”这一理念，以期现代汉语诗歌的历史承载力和艺术上的先锋品质能得以延续。“历史想象力”是诗人历史意识与时代视野的综合体现，它不仅要求诗人对生存、个体生命与文化之间的真正临界点进行挖掘，更要能在此基础上以诗性的想象表现出时代生活的噬心主题^①。

显然，陈超的理论可以被用来分析当代的乡土诗歌，但由于其只着眼于想象力的向度和质地，而对于本文研究的历史构想的视角却浅尝辄止。事实上，诗歌写作必然涉及自身或他人的生存处境，且不论是自身还是他人生产生活、思维方式都必然依赖一定的历史语境；此外，由于历史的价值判断、精神文化具有的时代特征，与当下的意识常常会产生冲突。故而这种历史构想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生存处境与历史语境的互应，二是对历史的抒写与重新命名。

（一）生存处境与历史语境的互应

生存处境泛指包括诗人在内的一切个体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状态，而历史语境中的历史不仅仅可以指示过往，也可直指当下。若想达成这两者的互应即意味诗人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历史自觉，对过去以及当下的存在给予充分的关怀和理解，并能进行较为深刻的解释或问题引导。注意，这里的历史与当下是以诗人为参照系的，这种互应的也可以理解为是诗歌体现时代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颂歌调性的农耕式庆典诗歌，以及执迷于“能值滑动”、“消解历史深度和价值关怀”的“后现代写作”的滥觞，“历史化”的诗歌写作模式越发受到重视。正如王家新所说：“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存在和痛苦在诗歌中的缺席，感到我们的写作仍然没有深刻切入到我们这一代最基本的历史境遇中去”^②。

这里王家新所谓的“经历”、“存在”、“痛苦”即是“生存处境”，只有将生存处境融入历史境遇中去，才能使诗歌真正成为时代的诗歌，甚至超越时代的诗歌。在这

^① 陈超：《重铸诗歌的“历史想象力”》，《文艺研究》2006年第3期。

^② 王家新：《〈荒原〉的第八行》，《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个层面上来讲，90年代初烜赫一时的新乡土诗歌，其以“两栖人”和“精神家园”为母题的写作，尽管反映了后工业时代背景下现代人内心对于“诗意的栖居”的向往，然而这种狂热的土地神话在时下总有矫揉造作之嫌。诗人醉心于此的结果只是导致大部分作品“匍匐于乡土”，而难以达到“入乎乡土又超乎乡土”^①。

尽管时代与诗人意识的局限常常导致充满质感的诗歌难以产生，但在生存处境与历史语境方面能达到互应的诗歌依然不胜枚举：徐俊国的《大沽河》、江一郎的《午夜的乡村公路》等等。透过这些诗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诗人彼时所描绘的历史情境，以及这历史情境中纷繁复杂的人，这便是“生存处境”与“历史语境”互应的意义之所在。或简而言之，这种互应的潜台词即是诗人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自然会以个人化的方式去体现这个时期，不论是社会历史层面，还是人类精神层面。

（二）对历史的抒写与重新命名

与生存处境与历史语境的互应不同，本节将关注乡土诗歌写作的另一个视角——对历史的抒写与重新命名。这里所谓的“历史”指的是过往的、已经消逝的岁月，而重新命名指的是因为历史中包括人物、时间、精神文化等因为其价值具有的时代特征，与当下的意识具有一定的冲突，而在这些冲突或所谓“临界点”处^②，诗人将历史与当下进行融合的产物。显然，这种融合带有诗人独特的视角和观念。

和上文涉及的“能值滑动”类似，其实早在90年代诗歌就已经不满于这种能指的紧张关系了，但此时这种复杂的物词映射关系已不再是批判的对象，而恰恰转化为了促成新的诗歌语言的丰厚养料^③。它重构了诗人对于诗歌的理解与历史的想象，进而成为一种策略性的风尚^④。同样，在新世纪的诗歌广场上，“个人记忆”、“叙事手法”、“历史意识”也已成为诗人们心照不宣的创作经验。诗人通过这种的经验，以抒写历史或命名历史的方式，完成一种人文关怀和对历史的批判，如牛庆国的《想起王庙中学》、杨键的《古时候》等等。

^① 罗振亚：《90年代：先锋诗歌的历史断裂与转型》，《文艺评论》2004年第4期。

^② 毕志娟：《当代70后诗歌创作论》，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③ 程光炜：《九十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山花》1996年5期。

^④ 何雪峰：《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九十年代诗歌现场与突围的可能性》，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福柯曾言，想要弄清文学是什么，不必去研究文学的内部结构，而更应关注那些被忽视、被遗忘的非文学话语，是由于怎样的契机和过程才进入文学领域的^①。那么对于历史的抒写恰恰是作为这种“运动和过程”，将原本行将被遗忘的历史捡拾起来，作为当下的一面镜子或者引发一场冲突。这种立场，绝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考古”，而是一种更为博大的文学视野的体现。诗人也必须坚持这种立场，关注语言的历史质感与价值诉求，惟其如此，诗歌才能真正恢复对时代与历史的讲话能力^②。

故而对于历史的抒写与重新命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需要强调的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人们对于物质的判断，对于精神的追求，都往往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征貌，但这种呈现往往落脚于现代。这种现代性不仅表现在写作手法上，包括使用现代词汇、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更表现在其诗歌价值将作用于现代社会，无论是一种见证、一种批判还是一种古往今来只如此的规律性的揭示。

^① [法]米歇尔·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② 陈超：《西川的诗：从“纯于一”到“杂于一”》，《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二、江非诗歌：历史构想形态与分析

在辨析了以上两种乡土诗歌的历史构想之后，我们发现上文论述的视角主要是依据时间线索来划分的，而且这种视角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尤其是当我们阅读江非诗歌的时候，这种“时间意识”与“历史质感”尤为强烈。本章我们将以江非诗歌为例，运用上文的写作视角对其历史构想的形态进行梳理与分析。

江非在《一份个人提纲》中提到自己的诗观：“诗歌就是风、雅、颂”^①，但这种风雅颂与《诗经》中的不同，它更强调一种人与时代、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再结合江非的诗歌文本，如《平墩湖》、《一头熊》、《花椒木》等诗篇，我们不难发现其具有“乡土元素”的诗歌所展现的三种形态：平民身份与真实“在场”的歌唱，物质与精神时代迁移下的反审，历史与未知、历时与共时的辩证。

（一）平民身份与真实“在场”的歌唱

关于“平民文学”的倡议其实由来已久，早在1918年周作人便针对平民文学的文体、思想与事实等方面提出了两点倡议，即“普遍性”与“真挚性”^②。而对于江非来说，其“平墩湖”时期的诗歌在事实的普遍性与思想的真挚性上不仅达到了“平民文学”的要求，甚至达到了一种难得的“身份代入”。

这种“代入”的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真实在场”，而这也是“历史语境”与“生存处境”互应的体现。这一点在江非诗中十分普遍，如《平墩湖》、《劳动》、《水是怎样抽上来的》、《打井的人》等。这里的“在场”就是“面向事物本身”，将自己呈现在事物面前，也惟其如此，才能达到经验的直接性和敞开性^③。与此呼应的文章是邵筐的《在平墩湖》，其中写道，江非没把注意力放在在构建理想家园或是精神乌托邦上，而是在安安静静地叙说着小村庄里的故事，他写下的是地垄上修理喷雾器的父亲，汪塘边倒垃圾的妇女，稻草上搓草绳的外祖父，以及冲下河堰饮水的小母牛……^④

^① 《诗刊》社主编：《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作品》，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② 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115页。

^③ 傅天虹：《论简政珍汉语新诗写作与批评的在场性》，《诗探索》2014年第5期。

^④ 邵筐：《在平墩湖》，《诗刊》2002年10月号上半月刊。

收割机已经开到了眼前
这片熟透的麦子已经被砍倒了一大片
这片熟透的麦子被全部砍倒后
剩下的麦穗就有几只等候已久的麻雀弯腰拾捡
就有麻雀成群地落在田埂上，干渠边
几株白杨高大的树叶的后面
在那儿乐，在那儿看，在那儿
喊：收割机已经开到了眼前

——（江非《收割机已经开到了你们的眼前》）

诗歌中收获的喜悦是包裹读者的，轰鸣的机器、倒伏的麦穗和麻雀的叫声，是深切普遍的真实的一部分。用周作人的理论来看，这首诗的普遍性与真挚性在于没有哪一个意象不是使用寻常朴素的词语，没有哪一个农村不会迎来收获的季节，没有哪一个农民面对收获的季节不会感到无比的兴奋！江非这种真实的“在场”感，没有任何的犹豫，不是“我愿意接受这平庸的生活”^①，而是我就生活在这片炽热的乡土之中，我为此欢呼雀跃，手舞足蹈。

（二）物质与精神时代迁移下的反审

从表象的歌唱到内质的反审，是一个诗人心境逐渐成熟的历程。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剧的时代语境下，正如江非的《一头熊》、《草莓时节》、《妈妈》中所描述的那样，不仅是乡村的实体在经受城市化的冲击，民族传统也在与现代文明紧张地对峙，而这种种的矛盾其实质都源于“时代变迁”。江非的“在场”让他无法忽略这些事实，但他并非仅仅描述这些事实，而是跨越了传统与现代，在其中挖掘那些“历史的有”，而非“具体的有”^②。这种挖掘一方面建立在“个人处境与历史语境的互应”上，另一方面也常常建立在“对历史的重构上”。

“城市是由外在官方力量组织掌握的社会，乡村是由伦理与道德自我约束和安排

^① 蓝蓝：《只是碎片》，《诗探索》2003年第1-2辑。

^② 冯雷：《在通往理解的途中——江非访谈》，《新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的前资本主义落后聚落”^①。在这种绝对的二元对立的局面下，城市的壮大与乡村的衰亡似乎成为一种宿命般的结果，曾经这片“尘土飞扬，人丁兴旺”土地^②，也逐渐成为可望不可及的灵魂故土了。江非敏锐地捕捉了这种变迁，并通过极富象征性的场景设置和极具个人化的意象创设，将这种反审表现得留容又深刻。

我走到郊外又看见了这秋天的落日
这头熊（也有人把它比作一头吃饱的狮子）
它刨开地面是那么容易
它挥舞着爪子（也许是一把铲子）
在那儿不停地刨，掘，一次又一次
向我们的头顶上，扔着黑暗和淤泥
我刚刚走到郊外就在田野上看见了它
它有着巨大的胃，辽阔的皮
和它身上，整个世界一层薄薄的锈迹

——（江非《一头熊》）

在这首诗中，江非将以父亲叠合起来的农村比作一头熊，通过描述这头熊挖掘土地，最终自我毁灭的结局，表现了在农村衰落的处境下，农民难以打破自身的宿命，只能逐渐被历史淘汰的悲剧。他们辛勤地劳动，不断扔出“黑暗与淤泥”（收成），但它身上始终盖着一层“薄薄的锈迹”（现代化）。在最后这头熊低吼着“吃下影子”，“吞下整个世界”，也就意味着它吃下了自己^③。江非这种将诗性的幻想与具体的历史相结合的处理方式，让我们真切领会到江非对时代以及存在的悲悯、审视与承担。

除了乡村的实体，包括居住、生产等方面的变迁，还有一层更为博大的，价值观念方面的变迁，如江非的名篇《妈妈》：

妈妈，你知道吗
地铁在地下，电车有辫子
梦露也是个女人她一生很少穿长裤吗

^① 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 1998 年版，第 21 页。

^② 江非：《平墩湖（组诗）》，《诗刊》2002 年 10 月号上半月刊。

^③ 蔡明彦：《〈一头熊〉该从何谈起：读江非诗集》，《当代作家评论》2015 年第 1 期。

妈妈，今天你已经爬了两次山坡
妈妈，今天你已拾回了两捆柴火
天黑了，四十六岁了
你第三次背回的柴火
总是比前两次高得多

——（江非《妈妈》）

这首诗充分表现了城乡观念的巨大落差，以及在此情景之下的母亲的生活窘境。地铁、电车，这些在城市司空见惯的东西，对乡村的母亲而言却是天方夜谭。“飞机——落在地上的十间大屋”，“点钞机、印钞机——门前小河的水声”，母亲对于现代文明的视野十分局促，而她的心思却被牢牢地拴在“三捆柴火”上，并竭尽自己的青春与汗水去承载它。这里充满着隐喻，不仅体现了对母亲或乡村妇女群体坚韧品格的赞美，更隐含着诗人对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的思考^①。

诗人总对山河日月、世俗冷暖饱含着无限的热泪，无论是《村西》中的“高楼拔节”，还是《草莓时节》中的“温暖的手”，诗人总是用其丰富的历史想象力，对现实精确地把握以及极具艺术性地刻画，使得我们感受到“村庄”正在进行的或是潜在的变迁，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诗人更为复杂的精神体验。

（三）历史与未知、历时与共时的辩证

江非认为，诗歌应该是对各种关系的确认和求证，它不是让各种关系更为清晰明确，而是让它们更为错综复杂^②。基于这种诗观，江非也创作出诸如《面对一具意外出土的尸骨》、《花椒木》、《乌云》等稍显晦涩的诗，尽管其风格迥异，情节离奇，但其“历史与未知”的指向与“历时与共时”的思考却十分清晰。

历史即意味着未知^③，每一次与历史的相遇都是一种“意外”，但恰恰是这种“意外”，使得我们对“未知”有了个人的体验，并逐渐构筑起对历史的认知谱系。另一方面，正因为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是基于自身经验与时代背景的，故而这种历史某种

^① 符力：《时间是如此的无尽——读江非的〈草莓时节〉》，《诗探索》2010年第3期。

^② 《诗刊》社主编：《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获奖作品》，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③ 冯雷：《在通往理解的途中——江非访谈》，《新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程度上也夹杂着时代的意志。这种意志使我们明确在历史的长河中，哪些成为了刹那的花火，又哪些经受了永恒的传承。

二十年前

我曾面对一具意外出土的尸骨

第一次看见寂静的死神

那是一场劳动正要结束

田鼠收获粮食的季节

它像一只狡猾的田鼠

突然爬出了它的洞穴

我因为恐惧，躲得远远的

.....

多年以后，我已不记得

那是来源于一枚古老的土豆

还是传说中田鼠一样

让人在平静中接受的死神

——（江非《面对一具意外出土的尸骨》）

这首诗的背景也是土地，彼时江非和父亲在进行农事活动，而一具尸骨被意外地挖掘出来，诗人不断推测其死因与身份，但却没有结果。最初的时候，诗人对这寂静的死神是充满恐惧的，只是在脑海中组合一些词语“疾病、意外、殴打”，“臣民、刺客、情人”，而在这不断的提问后，“观众离去”，也就意味着与这突然造访的陌生人会面结束了。尽管我们仍不知这尸骨曾经确切的故事，但通过词语的排列组合，想象力已经为这位死神拟好了墓志铭。

父亲在“意外”出现之初就对“事实之事实”有了“本觉”，一种模糊而遥远的异端与记忆重合，父亲沉默了，这是无法解释的事实；而我在多年以后才能贴入事实的皮层底下，回归于“土豆”本身，此时我才理解了父亲的沉默。所以在更深的层面上，我与父亲的信任是单向流逝的，是纵向的时间，一种沉默的自然视角，一种传统和生命的迭代。可以说在意识到生活之实感的那一瞬，我才顿感——我和父亲是同样的人，只是我必须有一种遥远的思念中回望这种“重叠”的露出。

三、价值超越：平民视角、艺术想象与哲学渗透

不论是“哲学是一种乡愁”，还是“返乡是诗人的天职”，都在解释诗人与乡土之间难以割舍的牵连。江非也不例外，但江非的返乡很大程度上并非山东临沂那个偏僻的小村庄，而是自己的“灵魂之乡”。诗人也坦言自己要构建一个“风、雅、颂”三位一体的个人写作体系并制定了诗歌九部书的宏伟蓝图。而这整个规划的母题绕不开“乡村”以及“乡村的这个时代”，具体而言，便是平墩湖和它的在场^①。

在上一章中我们围绕江非的“乡村”以及“乡村的这个时代”具体分析了其历史构想的三种不同的形态。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其“平民文学”的表象下，其实蕴含着强烈的历史想象力与深刻的哲学渗透力，这与传统的乡土诗歌可谓是差异甚多，本章将对其中的差异性以及江非诗歌的超越性做重点讨论。

（一）将文人视角转换为平民视角

“文人视角”是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对待艺术的视角，讲求“雅致”，“诗意”；而“平民视角”则是一种“平民化”的“文人视角”，虽同为知识分子，但却对民间的“俗文化”有很好的吸取，并能将自己放置其中。就其价值而言，两种视角并无本质的优劣之辨，但在乡土诗歌中，以“精神漂泊”与“乡村挽歌”为主题的写作浩如烟海，而江非的贡献在于他将这种“平民视角”很好的融入在自己的诗歌实践中，并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乡土诗歌作品。

在《劳动》一诗中江非描绘了一家人在地头作业的劳动场面：“割下稻子种下麦子/我的父亲和他的三个儿子/在地头捡稻穗的/是我的母亲/这就是我们一家五口人”^②。《水是怎么抽上来的》里详细记录了从井里抽水到菜园的全过程：“三弟要跑出老远/到有水的沟渠那儿/提一桶引水/再顺便捎回一大块不粗不细的湿泥/这时，二弟用结实的麻绳/……井里的水/已顺着长长的水管/流进了我们的菜园”^③。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江非在这首诗里体现的对于农事的参与，对于劳

^① 《诗刊》社主编：《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作品》，漓江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 页。

^② 江非：《一只蚂蚁上路了》，作家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4 页。

^③ 江非：《传记的秋日书写格式》，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 页。

动的赞美，便是最为朴素的乡土诗歌创作道路。而不像李越的《炊烟也是一种文化》那般，坐在“咖啡色的城市”里，瞭望着窗外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怀想远在故乡的炊烟沃土，在对记忆中逐渐斑驳了的传统道德进行挽歌式的吟唱或坚守^①。

诚然，“文人视角”也反映了时代背景下的人的心灵波动，以及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价值取向与情感取向上是值得肯定的。但很大程度上，这些诗歌是超脱于现实，与描摹的对象是隔着距离的，或“批判”或“反审”。而能像江非这般，深入底层，或者说就是作为一个农民，发掘本身的自足与缺陷，以真实的在场，观察这个村子的人与事；以哲学的审问，探求各种生命与存在的意义。在乡土诗歌的发展进程中，能如此贯彻地诗人也是凤毛麟角，江非的实践对于乡土诗歌版图的扩大，与乡土诗歌表现力的增强都多有裨益。

（二）将变迁的主题以历史想象的形式呈现

变迁是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都会涉及的主题，这变迁从时间，到地点，再到价值文化，不一而足。自然地，这个主题也常常在乡土诗歌中出现，如上文提及的《一头熊》、《妈妈》等。究其原因，一则是社会层面的，随着后工业文明的进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逐渐衰落，经济与科技奏响传统乡村的哀歌；二则是个人层面的，尽管现代文明以摧枯拉朽般的感召力促使着人们拥抱之，但那些内心深藏着民族传统的人常常在其中摇摆不定。故而发之于心，触之于笔。

可是充沛的感情一旦被激发往往不能得到节制，因此便产生了大量浅显寻常的诗歌作品，他们或是对乡村近乎病态的迷恋“乡村的空气一直是我最享受的呼吸/只有在乡村里，我这只青蛙才会迸发出强劲的活力”，或是对城市不堪其苦的抗拒“霓虹灯下的推杯换盏，是不是真情的欢笑/高楼之上又有谁知道自己的孤单”，凡此种种，都仿佛沉浸在个人的情感世界不能自拔，缺乏客观的审视个人与时代的能力，故而在文字的质感与思想的深度上都稍显不足。

然而，江非的诗歌常常令我们眼前一亮，在对变迁的主题进行处理的时候，他很好的将个人的历史想象力融入其中，如《致哀》中“我们给萤火虫盖好棺材，喂上最

^① 李跃：《炊烟是一种文化（外一首）》，《诗刊》1990年第9期。

后一篇苜蓿/给河流投上最后一票，不是让它当选/而是扔进一台正在发烧的机器”，以及《谁》中“谁拿一根棍子，谁用一根牧羊鞭/驱赶那些公路上的汽车”。这里，江非展现的本质仍是一种变迁，但与众多反映变迁主题的乡土诗不同的是，江非诗歌“厌抑感性泛滥，偏向理性沉思”的特征十分明显^①，历史想象无疑是这理性的根源，如“给河流投票”，以及“驱赶公路上的汽车”，这些意象的选取和视角都十分独特，过去现在，历史未来，它并不拘泥于事物变化的本身，而重在探索事物变化的原因与结果。

概而言之，历史想象力的融入使得乡土诗歌展现出一种艺术的丰富与哲学的深思，在卷帙浩繁的乡土诗中具有明显的分辨力。虽然某种程度上，过分追求历史化写作，可能使诗歌失去“文学精灵”的灵动，但对于城乡变迁而言，本身就是令人深省的主题，因此对于这种历史想象的注意，有助于一首诗在审美意义上获得更大的成功，同时为具体带来抽象转化的可能性^②。

（三）将田园牧歌引申至“自然、历史、灵魂”

很大程度上我们谈论的乡土诗歌或乡土诗人都是和“乡土田园”直接产生关系的，而江非等则不然，他们以乡土为载体，以历史为羽翼，打破地域的限制，将乡土的母题引申至自然、历史和灵魂的大问题上^③。换言之，也就是将乡土上升到哲学的层面，通过对于客观现象哲学的审问与辨析，以至达到一种终极“理解”，这一点上，江非也坦言“在剩余的信仰、知识和理解这三种中，理解才是最重要的”^④。

在现代新诗的发展历程中，乡土诗歌扮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唐德亮把乡土诗的精神内涵概括为三个层面：一是清新、质朴、山野气息、田园气息，典型诗人如臧克家、郭小川、沙白等；二是对民族精神的挖掘和弘扬，如公刘、冯至、张志民等；三是刻画描绘善良美好的人性，如梅绍静、刘向东、钟永华等^⑤。纵览起来，这些诗歌大多盘踞在乡土的框架里，实指限于乡野风景，虚指囿于人情人性，未能在此基础上

^① 林莽：《江非和他的平墩湖》，《北大荒文学》2006年第3期。

^② 孙文波：《在相对性中写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页。

^③ 蔡青：《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江非诗歌创作论》，海南大学硕士，2015年。

^④ 冯雷：《作为“小诗人”的江非》，《新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⑤ 唐德亮：《试论乡土诗的精神》，《诗刊》2002年第23期。

做更为深层次的拓展。

而江非的乡土诗歌，除了上述的三个层面，其在哲学视野上也占据一片高地。正如上一章讨论的“历史与未知”，“历时与共时”一样，江非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想象可以纵横过去与现在，已知与未知，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极为自然的客观世界。正如《面对一具意外出土的尸骨》里那个突然造访的死神，或是《花椒木》里劈材人一直在等待的人，还是《乌云》中那个打乱了光与暗的孩子的背影。他们的身上都带着深深的历史的烙印，使我们常常感到困惑、无奈甚至感伤，但这就是现实，这些令我们愁肠百结的并不是莫名其妙，而恰恰是理所应当。

诗歌里的哲学常常被荷尔德林的“返程”所归纳，但江非诗歌的哲学却并不仅仅是“返程”。诚然，“平墩湖”便是精神家园，便是写作现场，但江非对其的态度，却并不以回归为目的。“在世界、语言、自然这三者之间，我是无奈地放弃了世界这一环，这样，我就剩下了一个认知着的人了”^①。世界是诗歌材料，语言是诗歌形貌，自然是诗歌精髓，江非诗歌总会体现出一种自然而然的处世观念。历史给予了其充分的张力，而灵魂则是缥缈的能够触动人心的力量，这样的写作，不仅对于乡土诗歌的精神内涵是一种引申，对于诗歌哲学也是一种拓展。

^① 冯雷：《在通往理解的途中——江非访谈》，《新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结 语

“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是陈超最为重要的诗学理念之一，但陈超在文中引述的基本上是 80、90 年代诗歌中的佳品，如于坚的《0 档案》、王家新的《回答》、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天空》以及《厄运·009734》等。限于彼时的历史背景（2006 年），陈超并未把目光投射到新世纪诗坛中具有“历史化写作”意识的诗人，而江非作为其中的典型人物，在十多年后的今天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霍俊明曾言，江非是目前中国诗人中少有的具有顽健的诗歌理想、持续的创作冲动、恒久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诗人。故本文也自然地“从历史想象力”这一诗学理念出发，以江非的乡土诗歌写作作为论述的中心，并重点分析其诗歌中呈现的多种不同的历史构想的形态，并针对这些与众不同的形态进一步分析其诗歌之于传统乡土诗歌的区别和启示意义。通过细致的解读与分析，江非的诗歌尽管仍不能算是十全十美，但其对诗歌的尊重，对于历史、人类与自然本身的敬畏，使他的诗歌总是满含着平民视角、艺术的想象力和哲学的渗透性。

时至今日，关于乡土诗歌的话题已经越发广泛。江非、雷平阳、余秀华、张执浩等一大批诗人也都在祖国的山河里挖掘真正属于自己的诗歌，他们不同程度地向我们展示出乡土诗歌新的可能性，如陈超所言的生存、历史、文化、语言等等^①。或许本文的“历史想象”并不是这些诗歌最佳的解读方式。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这些诗人思维内部的变化，新的诗学理念又将应运而生。但无论如何，“历史构想”是个新世纪乡土诗歌重要的起点，也期待它将日益成熟，不断被印证。就像江非写的那样：“这一天/是一只蚂蚁想好了要离开村庄/它在天亮时分上路了”^②。

^① 陈超：《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414 页。

^② 江非：《一只蚂蚁上路了》，作家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5 页。

参考文献

一、著作

- [1] 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年版。
- [2] [法]米歇尔·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3] 《诗刊》社主编：《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作品》，漓江出版社 2004 年版。
- [4] 江非：《一只蚂蚁上路了》，作家出版社 2004 年版。
- [5] 孙文波：《在相对性中写作》，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 [6] 陈超：《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二、期刊论文

- [1] 程光炜：《九十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山花》，1996 年 5 期。
- [2] 王家新：《〈荒原〉的第八行》，《当代作家评论》2002 年第 1 期。
- [3] 唐德亮：《试论乡土诗的精神》，《诗刊》2002 年 12 月号下半月刊。
- [4] 罗振亚：《90 年代：先锋诗歌的历史断裂与转型》，《文艺评论》2004 年第 4 期。
- [5] 陈超：《重铸诗歌的“历史想象力”》，《文艺研究》2006 年第 3 期。
- [6] 岳鹏：《江非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6 期。
- [7] 霍俊明：《在黑夜翻越高过腰身的围栏——论江非》，《诗探索》2010 年第 3 期。
- [8] 张清华：《当代诗歌中的地方美学与地域意识形态——从文化地理视角的观察》，《文艺研究》2010 年第 10 期。
- [9] 霍俊明：《延宕和悖论中“想象的花园”——江非〈割草机的用途〉解析》，《名作欣赏》2011 年第 27 期。
- [10] 陈超：《西川的诗：从“纯于一”到“杂于一”》，《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
- [11] 李之平：《弹唱与反审——江非诗歌漫谈》，《山花》2012 年第 18 期。
- [12] 冯雷：《在通往理解的途中——江非访谈》，《新文学评论》2014 年第 4 期。
- [13] 冯雷：《作为“小诗人”的江非》，《新文学评论》2014 年第 4 期。
- [14] 傅天虹：《论简政珍汉语新诗写作与批评的在场性》，《诗探索》2014 年第 5 期。

三、学位论文

- [1] 蔡青：《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江非诗歌创作论》，海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
- [2] 毕志娟：《当代 70 后诗歌创作论》，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年。
- [3] 何雪峰：《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九十年代诗歌现场与突围的可能性》，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

致 谢

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曾读过许许多多的致谢，相较于正文的逻辑、层次、学理，致谢部分的真情实意总会令人触动。回想自己，从论文的选题、开题、大纲、初稿、二稿、定稿等一系列过程，尽管期待着能为二学位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但是碍于知识水平、学术视野等各种因素，最后仅能交上这份稍显稚嫩的答卷。但无论如何，“它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时光匆忙，从第一次踏入华师的校园到最后一场现当代文学考试，仿佛一切都在昨日。三月的桃花烂漫、五月的月季雍容、九月的丹桂飘香、腊月的腊梅傲雪，桂子山轮换的四季都有动人的风景线。在这里，老师博学而幽默、同学可爱又机敏，尽管我们一上便是一整天的课，身体上虽有疲惫，精神上却是一种难得的愉悦。文学课堂不类工学，它重视历史、地域、哲学、人文，因此它不仅具有全面的知识，也具有发散的诗性，给予我们独特的美的体验。

文学的财富是一生，文字的魅力是永恒，但随着年龄的成长，文学仿佛也将成为难以失去也难以拥有的东西了。其实阅读量也许并未大幅下降，但内心的感受却逐渐疏离笔端。以前，当有情绪盘结心头时，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出神秘的词语，然后下意识的将其整合，再择一时机将其置于纸上，是以成诗。也不论其拙劣的词语，泛滥的情感，就像厚夫说的那样“这首诗没有打动别人，但却深深地打动了自己”。而现在，关心的总是“粮食和蔬菜”，对于梦境与现实的感怀也越来越少，仿佛自己也接受了这种“宿命”，成长也许就是一边寻找一边丢失，一边珍惜一边告别……

感谢华中师大文院，使我的文学之旅能得以延续，否则我也没有机会接受这么精彩的文学教育，以及在这里写上一段依依不舍的致谢。

感谢家人、老师、朋友以及一切支持鼓励过我的人，让我在一切的时候，都因为这种理解与关爱而感到温暖。

吴麟

2019年4月24日

于武汉理工大学